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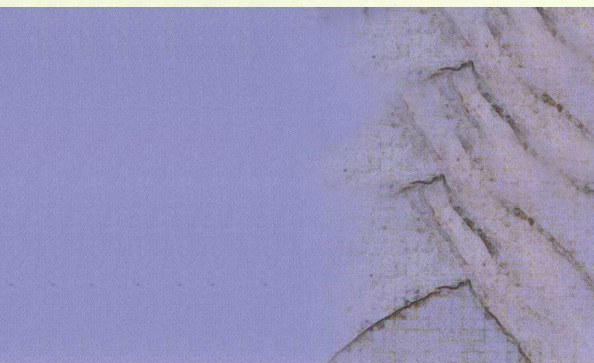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

Leib und Gefühl

身体与情感

[德] 赫尔曼·施密茨 著

庞学铨 冯芳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身体与情感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当代外国人文学术译丛

Leib und Gefühl

身体与情感

[德] 赫尔曼·施密茨 著

庞学铨 冯芳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身体与情感/ (德) 施密茨著; 庞学铨, 冯芳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308 - 10120 - 2

I. ①身… II. ①施…②庞…③冯… III. ①精神疗法 -
研究 IV. ①R749. 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2859 号

身体与情感

(德) 施密茨 著 庞学铨 冯芳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王 雪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10120 - 2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总 序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与一些出版社通力合作，对当代外国人文学科的发展给予了较多关注，以单本或丛书或原版影印等多种形式，引进、译介了不少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人类学等各个学科，对促进国内学界和大众解放思想、观念转变、学术繁荣起了不言而喻的巨大作用。以当代外国语言学为例，其理论发展迅速，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断涌现，目前国内在引进原版著作方面做得较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先后引进了一批重要的语言学著作。相对于原版引进，译介虽有些滞后，但也翻译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其中包括一些有广泛影响的当代语言学著作。如，20 世纪 80 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一批经典语言学著作，9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当代语言学理论丛书”；近年来，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丛书，商务印书馆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博雅语言学译丛”，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语言与认知译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外国语言学名著译丛”、“应用语言学研究译丛”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总的来看，这些丛书的组织出版大多起步不久，所出书籍种类也相对较少，仍有大量重要的当译之作需要逐步译介。其他当代人文学科的引进、译介情况也大体如此；而有些学科或某一领域，国内学界翻译、研究的注意力和兴趣点，主要集中于该学科该领域的少数几位理论活动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的著名思想家、理论家，在极大推进对这些伟大思想家的译介、研究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使当代一些开始产生

广泛影响的思想家离开了关注的视野。事实上,20 世纪中后期特别是 60 年代、70 年代以来的几十年间,当代外国人文科学各学科领域的研究都极大地向前推进和深入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新理论、新思想,出现了不少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对这些学者及其著作和思想,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我国人文科学界关注不多,翻译很少,研究几乎还是空白。选择若干位目前在国际上已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当代人文学科各领域的思想家、理论家,翻译他们的代表著作,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进一步拓宽国内人文学科的研究视野,对于推动我们对外国人文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促进跨文化研究的有效开展,提升年轻人文学者的翻译和研究水平,应该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文学科的概念和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变化。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也没有分化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科学,提出三者之间的一些差异,但并没有明确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后来所谓的“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据说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家》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于是,人文学科被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反对经院哲学,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遗产中研究、发掘出一种在他们看来是与传统神学相对立的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冠以 Humanitas (人文学) 的称呼。大约到 16 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一种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的存在与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本性和人对自然界具有优先地位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 19 世纪,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也导致和促进了学科的分化与形成,此后,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有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但这样的研究对象,其分界也只是相对清晰和明确。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规定:“人

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① 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按照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学科划分，人文科学主要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人类学等，社会学则在哲学与法学间作两可选择。当代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发展，已出现了各学科之间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的趋势，意识与认知科学、文化学等便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按照上述对人文科学基本范畴的理解，考虑到目前国内对当代外国宗教学著作已有大量译介等原因，本译丛选译的著作，从所涉学科上说，主要是语言学（以英语、德语著作为主）、文学、哲学、史学和艺术学（含艺术史）等，同时收入一些属于人文科学又跨越具体人文学科的著作；从时间跨度上，主要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版的著作，个别在此前出版、后来修订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也在选译之列。原则上，一位作者选译一本著作，个别有特别影响的可以例外；选译的全部著作，就我们的初衷而言，都应是该学科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而非通常意义上的畅销书，当然，能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更是我们所希望的。

本译丛将开放式陆续出版。希望它的出版，对读者了解国外人文学科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关注人文精神培育与养成、倡导学术阅读与开放意识、启发从多重视角审视古今与现实、激起追问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激情，获得领悟真善美的享受，能有所助益。

由于我们的视野和知识所限，特别是对所选译的著作是否符合设计本译丛的初衷，总是心存忐忑，内容表达不甚准确、翻译措词存在错讹也一定在所难免。因此，更希望它的出版，能得到学界专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第760页，“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家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成为人文学科译介、研究园地中一棵有生命力的小树，在大家的关心与呵护下茁壮成长。

庞学铨

2011年6月 于西子湖畔浙大

编者序

本书汇集了当代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身体哲学研究者关于身体与情感专题的论文。通过梳理广泛而基本的临床医学和心理学文献，这些研究成果在一种新的视野下得到阐明。并形成了一门哲学，它“从身体出发”，试图确定人本身、人的历史、人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对身体知觉、情绪震颤状态（Betroffenheit）^①、氛围情境等作出不同的分析，由此产生了“哲学治疗学”。这为临床医学治疗描绘了一种新的范例，这种范例基于并超越了深层次的心理评价，使人们能“从身体出发”重新理解心理治疗学，重新理解各种临床医学现象，并且为治愈病人提供了大量的治疗方案。

我们出版的这本书，因其观点丰富、思路清晰及对临床医学的重大意义而引人入胜、令人信服，并且开启了全新的、根本性的视角，我们将其纳入“创新心理治疗学和人文科学”的系列丛书出版，因为它为这两个领域带来了真正的革新。绝大多数的心理治疗方法都是以自然科学的范式来构想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莱西和洛文的生物能量分析法，佩尔的格式塔疗法，如今仍受到那些由生物和物理的基本方案所产生的问题的干扰。赫尔曼·施密茨的这部著作将人本身的经验作为出发点，揭示了人的经验是如何在身体内的各种迹象和本能的震颤状态中向主体显现的。由此发展成为一种主体模式，作为感觉、知觉、认知实践的分馏物，它非常接近在以身体为目标的心理治疗中所出现的现象。

我们选编这本论文集的主要宗旨，是给从事心理治疗学、社会

^① Betroffenheit，从字面上也可直译为“被牵涉状态”，但在施密茨的用语中，并不单纯指二者（人与他人、与物、情景等）的牵涉与被牵涉关系；“震颤”也不应被理解成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原初性的身体知觉、生活经难状态。——译者注

治疗学和教育学的工作者及其他相关领域打开一个新的理解视野。对赫尔曼·施密茨的文章必须花时间仔细阅读，必须再三思考他的思路。为了能知道，这是直接来自人们能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调节的经验，应该同时试验他那看似平淡实则是深思熟虑的方法。这就像是要突破一个由我们的文化传统所设置的界限，这一界限在人们接受传统文化也即社会化过程中，使个人的感觉和知觉已过多地受到了外界的影响。如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一次次地突破这一界限，一种全新的原初的经验，即新的接近本己身体状态、情景、情感的直接性，简言之，一种新的接近现实的直接性，就会展示在我们的眼前。由于这一方法在某种形式下不能顺应现实情况下的“文明化进程”潮流，为了使其成为自身的认知，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发现这一新的认知。赫尔曼·施密茨所选择的道路，向我们证明了这是一条“治愈的道路”，是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使我们能更进一步地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了解整个世界。

赫尔曼·施密茨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他找到了一种语言，用这种语言可以解释那些我们自身能感觉到的、在心理治疗和身体治疗时经常遇到的现象。他的术语“通过由语言对现象的校准”，对我们通向综合性治疗实践来说，比心理分析或格式塔理论的概念要接近得多。

我们出版这本书，希望赫尔曼·施密茨的概念、语言和思想能得到心理治疗学界应有的接受，同时能为进一步发展心理治疗的实践与理论建设产生影响并起到促进作用。

赫尔曼·高瑟贝克
希拉里奥·佩兹奥德
盖尔哈德·里希

前言

本书收集了我已经发表过和未曾发表的数篇论文，在此首先要衷心感谢医学博士赫尔曼·高瑟贝克的鼓励和付出。同时要感谢里盖尔哈德·里希先生在付印准备工作上的大力协作，还要感谢希拉里奥·佩兹奥德教授将本书收入由他出版的“创新心理治疗学和人文科学”丛书。

我的朋友们为本书所撰写的副标题，对一个从未从事过治疗工作的人所写的书来说，也许显得要求过高和有些奇特，但作为对哲学的一种补充贡献也是可以辩解的。当作为新兴欧洲理智主义文化的萨拉米斯战役^①大获全胜时，就已经是哲学家们的盛事了。“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至今仍镌刻在希腊德尔斐神庙里，虽然其寓意为鼓励，但也是一种提醒和警示。而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好似跳上了颠簸奔驰的马车，驱使马匹朝着自身对象化（通过使私人内心世界中无意识激动的内主观化，以及将理性确立为内心世界的捍卫者）和环境对象化（通过还原所余下的外部环境，使之具有图式化、可同一化和可控制的特征）的方向越跑越快。在这样的对象化过程中，取得了如下成就：在人与其身体的关系上，基本上达到了自我控制，并且在支配自然的能力上简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作为那种对象化出发点的本己的无意识震颤状态和与此相关联的流动的生活经验，对那些似乎将正式承担起现代人角色的人们来说，却有如童话世界般陌生；关于这类状态和经验的看似平淡实则深思熟虑的话语，也

^① 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是希波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战役，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著名海战。经过此战，波斯军队被赶出希腊本土，希腊从此迈入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里喻指古希腊哲学由德谟克利特开始的心身区分和对象化的产生。——译者注

不易使人理解。相反，却能让诗人和那些使人虔诚的演说家沉浸于神圣的闲暇思考而不考虑日常生活的常规准则。我就为自己的哲学研究设置了这样的任务，即要在文化的特殊的对象化中对这一震颤状态进行发掘、阐述，使得经过一定处理的深思熟虑的话语可以通达这种状态，并从这种震颤状态出发，按照其各种主要方向和作用，来清晰地进行这种人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对象化。我希望，对于业因走向晦暗的思想文化的加速推进——诸如通过自然科学、心理学、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而患病的人们来说，我的工作对他们的健康和康复会有所裨益。并且希望我能以这样的方式来部分弥补自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笛卡儿、霍布斯、莱布尼茨和康德以来在这样的推进中去指引哲学的过错。

在出版本书的同时，波恩的博斐（Bouvier）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另一本著作：《不可穷尽的对象——哲学的基本特征》。该书浓缩和提炼了我的长达五千多页的著作《哲学体系》（1964—1980），篇幅仅占原著的十分之一。纵观整个思想体系，我发现其中有六个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经常出现的主题，重新用我自己的概念形态予以解释，从而使其具有作为主导主题的标准意义。它们是：主观性、当下、现实性、情境、身体、情感。后两个主题尤为重要，因此我将它们作为本书的书名，其他主题在本书中也会涉及一些。关于我的哲学纲要和著作中身体这个主题的集中论述，我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论文《身体性现象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概要（载希拉里奥·佩兹奥德 [Hilarion Petzold] 编：《身体性——哲学、社会学和治疗学的视角》，第 71 至 106 页，1985 年，帕德博恩。）

赫尔曼·施密茨

Contents

目 录

- 一、身体 /1
- 二、情感 /7
- 三、心理治疗学的现象学视角 /13
- 四、身体现身情态与情感 /72
- 五、悲伤的权威 /84
- 六、畏：氛围与身体现身情态 /91
- 七、哲学视野中作为冲突的
疼痛 /105
- 八、直面残酷 /112
- 九、身体交流 /119
- 十、身体与记忆的个体性 /148
- 十一、自我意识中身体与个人的
竞争 /161
- 十二、克拉格斯关于身体与精神的
论述 /173
- 十三、克拉格斯的性欲与性爱
观点 /185
- 十四、西方哲学中的身体与
灵魂 /197
- 十五、历史联系 /217
- 十六、当代史中的自发因素和诱导
因素 /226

索引 /240

译者后记 /267

一、身体

每个人在本己身体内都会有各式各样看不见或触不到的感觉，¹¹其中部分是身体所自有的（如疼痛、饥饿、口渴、喜悦、精神、放松等），部分是环境或人为所造成的（如天气，或在惊恐地坠落时那种强烈的沉重感）。对这种本己身体所感觉到的对象以及平时人们所能看得见摸得到的特有的“驱体”（*der Körper*），德语却只用一个词来表达，这就是“身体”（*der Leib*）。通过名称——在语言中更是如此，“*corps*”、“*body*”等词就用来表示“身体”——和深藏着的历史动机把两种对象等量齐观，已经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本己身体所感觉到的对象被误解为特殊的驱体和灵魂的混合体（器官感觉）。到了上个世纪，哲学家们才为解释这种本己身体的（看不见、摸不到）感觉方式，提出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建构的基础：叔本华和柏格森至少揭示了隐藏在外部世界背后的事物的内部本质（作为意志或生命）；梅纳·德·比兰（*Maine de Biran*）最先将“印象”（*impression*）（休谟）的起源归于主体的、实体的和因果性的“观念”。我本人则从现象学上用准确的概念，对自身感觉的丰富对象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① 这里仅仅是这些探讨内容浓缩后的最重要部分。人们虽然常说“我全身（*in meiner Haut*）感到舒服”，但是，出于视觉和触觉的经验，皮肤是会有有一种感觉的（全身感到舒服）；这不是指自己身上哪处皮肤感到舒服，而是指全身的、无特定范围的、不

^① H. Schmitz: *System der Philosophie*, Band II, 1. Teil. Bonn 1965; *Derleib im Spiegel der Kunst*, S. 7 - 35, 1966.

可分割的、遍及全身的整体感觉（只有必要时才会将表面切割成不同的部分）。这种本己身体感觉除了有不可分割和遍及全身的特点外，还具有绝对的位置性这一特点（即一种完全没有宽度、没有位置和距离关系的确认），它没有不断延续的空间关系，处在一个由整体性的身体反应——诸如疲倦或身体的惬意（全身感到舒适）——所占据的绝对的整体位置内，但总是在某个地方，就像时隐时现的岛屿一样不断波动起伏。在特殊情况下，也会突破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身体之界限。那些隐没的岛屿，比如被截去的肢体，其本身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尽管它们很容易引起相关的幻肢感，仿佛已被截去的肢体仍然在身体上）。从身体状况的基本分类中，我制订出一个身体性字母表，将那些在现象学上历来认为不可分析的各种身体反应（诸如惊吓、疼痛、饥饿、口渴、喜悦、疲倦，等等）按照字母的顺序排列。身体状况的最重要、变化上最丰富的维度是狭窄和宽广，它们作为持续变窄和变宽的动态（不单是节奏性的）特征能被亲身感觉到。

认识论、人类学、空间理论、医学和历史（包括艺术史），对由此而推论出的对象范畴起了关键的作用，下面将逐一阐述。

认识论：最晚从引入感觉“器官”（=工具，柏拉图：《泰阿泰德》）的说法时，认识论就受到了（前科学的）生理主义的迷惑。生理主义认为，没有生理学的，归根结底没有敏感的感觉器官，人们便无法感知，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由此他们轻率地得出以下结论：人们只能感知通过感觉器官“进入灵魂”的感觉（感觉主义），所有别的感知必定是在“灵魂内部”进行的补充（理性主义，如康德依据范畴的知觉综合）。事实上，前面说的所有情景（Situation）都是可以被感知的（例如驾驶员一定会对突发事件迅速作出反应），其中包括事态（Sachverhalt）（例如有些人有疼痛的感觉，但并不是那种疼痛本身^②），氛围（Atmosphären）（例如天气、情感、沉重或者欢乐的氛围），昏暗空无的空间、时间（声音的远近运动，及与声音的运动不相类似的色彩的深浅变化）、目光一瞥，以及其他种种情景，都无法通过外部刺激在感官渠道中进行传递，这些感官渠道像

② H. Schmitz: *System der Philosophie*, Band V, Bonn 1980, S. 90 – 94.

一条死胡同，是不能将外界刺激传向大脑的。这些亲身经验到的感觉，不是因为接受了外界的某些信号，而是由于身体的交流，主要是以入身（Einleibung）^③的形式，这种入身形式特别纯粹地显现在所有具有感应能力的人中，在没有反应时间的瞬间亦是如此（如观看体育比赛时的情景、音乐会上全神贯注的音乐家、正在锯木头的工人）。^④

身体内宽广和狭窄的对话——在身体内部的感觉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例如当人饱受疼痛折磨而感到窒息时，就会试图爆发出某种行为或发出喊叫来；或者当人在突然受到某种拉扯时，就立即会有所反应，比如，当你被别人注视时，便会产生一种迅速遍布全身的感觉。从人类和动物同源的观点来看，这可以归结到那种无意识的“他人—明见性”（Du – Evidenz）^⑤。运动感应作用对这种身体交流是否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依赖于所进行的运动，既能在自身感觉到，又能使对方感觉到。以音乐为例，人们听到的音乐节奏，所产生的效果，几乎不是以整首音乐的音调顺序，而是其声音在媒体中以一种运动感应作用演奏出来的，由此表现出运动的力量。^⑥ 萨特和梅洛-庞蒂所提出的现代法国身体现象学，也许可以看作是“认识论”范畴内的最初尝试，但社会人类学也有一些根本的身体性观点的痕迹。这些观点的提出者试图认为，一方面，仅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身体，有一定的片面性；另一方面，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身体概念——在某个视角上将身体性理解为“被抛状态”（Geworfenheit）（海德格尔）——而产生从观念认识论方面的复归。人的这种“被抛状态”，既承认人本身“在世存在”的所有偶然性，又承认人是一种对这个世界开放的直接的即生理学意义上的中介。

③ 入身（Einleibung），在施密茨那里主要指身体之间，身体与情感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含有一体化，同体化的意味。——译者注

④ Ebd. S. 23 – 43；H. Schmitz：“Über leibliche Kommunikation”，in：Zeitschrift für klinische Psychologie und Psychotherapie，Jahrgang 20，1972，S. 4 – 32.

⑤ 胡塞尔有时用大写的“Du”来表示“他人”或者“其他自我”。施密茨在这里沿用这一表达，说明主体间身体交流的原初性特征。——译者注

⑥ H. Schmitz：System der Philosophie，Band III，5. Teil. Bonn 1978，S. 234 – 260.

人类学：根据所有突发事件的经验，即便是最通常的人的生活（如打盹等），当受到惊吓时，也即处于异常剧烈的身体震颤状态时，身体的狭窄就会突破那种如同植物般平平淡淡、得过且过的模糊延续——这种延续往往在通常的人类生命中得以实现；身体震颤状态的出现使这种延续陷入到过去中，剥夺了它的原初当下，从而最初显现为这个（*dieses*）（同一的事物且与别的事物相区别的），即我一此地一此时，同时又是尚未分化的此在（现实性）。这一源发生就是作为包含有那儿、不一再，尚一未这些情态区别的纯情态时间之馈赠，就是动物生命的特殊现象。通过原初当下的五个方面（此地、此时、此在、这个、我）的展开，形成了具有个体性的人之存在。这个我要素（*Ichmoment*）存在于主观事实的主观性中（海德格尔：向来我属性；施耐德：属我性）。^⑦ 这就是那些——在我的情形下——与我有关或向我接近的要素。对这我要素，当下的展开就是个人的解放，所谓个人的解放，即剥除（纯粹原初性的）主观事实之（易变）部分的主观性，这种当下的展开因此分成客观的身体事实和一种主观剩余物。在（脱离原初当下状态的）个人解放和（向原初当下状态回复的）个人复归之交替波动中形成了个人情景。在个人情景中，个人的身体敏感性^⑧同时就属于个人特征的构成部分，
 15 而个人解放和个人复归这两种倾向的交替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人的个性（*Persönlichkeit*）。由此，在各人的身体上就存在着这种交替波动的不稳定的、模糊的位置，既超越于身体（只是“拥有”身体），又隐没于身体（身体“存在”）。加·马塞尔关于身体—人类学的主要动机观点，普勒斯纳尔关于笑与哭的精辟分析^⑨，都是以此为依据的。从身体性来看，可以使个人的生命史变成不稳定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与可见可触的、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驱体的关系，则依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可分和不可分的区别已经凸显了出来。身体岛（*Leibeseinseln*）的位置一般处于驱体的各个局部，这些局部的共同性不可以明确地用舍勒所说的“身体现象”——它

⑦ 这里说的意思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的“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相仿，指“我”总作为他的可能性来存在。——译者注

⑧ H. Schmitz: *System der Philosophie*, Band V, Bonn 1980, S. 291 – 296, 315 – 347.

⑨ H. Schmitz: *System der Philosophie*, Band IV, Bonn 1980, S. 114 – 131.